

## 邂逅“海陆空”

□蒲斌军

看评论，博主给出了答案，我后悔得大腿一拍：哎呀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毕竟第一个吃螃蟹的人，在摄影圈里能吹上一辈子。尽管那拨热度在媒体上掀起了不小的浪花，可不知什么缘故，之后竟莫名沉寂了一段时间。直到这些天，大概是百万级博主拍过之后，经网络发酵，“海陆空”的话题终于破圈。

上周五，办公室几个同事还在琢磨这事，催我赶紧写个信息报给部门。我拟的标题是《借势“看海天花板”网红效应，优化东港最佳拍摄地及观景体验的建议》，分析了原因，指出问题，再提出建议。周六晚饭后，我骑电动车捎上女儿去实地走访。经过陈家后山庭雅苑小区上去，沿路停着几辆私家车，通往海澄庙的坡地上走着男男女女。我加大油门把车停在一块平地上，举起相机，拉长焦距，拍下了一张山海大片。画面够美，纵深感也强，唯一的遗憾是少了架飞机。转过身，看见一群驴友拉着横幅拍集体照；还有一对情侣摆着各种造型，寻找最佳机位，把自己美美地和山海天融在一起。人们边拍边聊：“不知道飞机几点过来，飞过来就好了。”小平台路面上，停着一台挖机，几个村民模样的人围成一圈闲聊。我认出村党支部书记，便上前问能否采访。“现在还不成熟，我们这里要搞

建设，以后吧……”书记摆摆手，看他神秘的样子，我也不好再打扰。我突然来了冲动：不如把这场景拍成视频，做成抖音？结果，一分钟的视频发出去，评论、转发、点赞无数，两天工夫浏览量直接破六万。评论里有问具体位置的，有点赞舟山山海风光的，也有为地方旅游出点子的，当然也有诸如“轰闹捏，二捏花头”之类的调侃。

周日一早，天边现出久违的漫天朝霞。我又去了拍摄点，只有几个村民站在坡角闲聊。东港莲花洋方向的天际已泛起绯红，而眼前的大道虽有路灯照亮，终究灰暗一片，更不必说远处的海。不多时来了位女拍客，她也是被抖音朋友圈的美图吸引来的。我对她说，要拍到理想的画面，最好是下午四五点钟光景，而且得知道航班的起降时间。等我离开陈家后，到莲花洋捏了几张，又赶去打篮球——为的是请教一位在普陀山机场工作的球友。球友说，飞机有航班表，一般早上八九点起降尤其密集。另外，还要注意风向。最好是西北风，那飞机就会从塘头方向过来……噢，原来拍个“海陆空”也要这么多知识储备，真是长见识了。

打完球回家洗好澡，躺在床上刷手机。天哪，怎么全是“海陆空”的视频？人们不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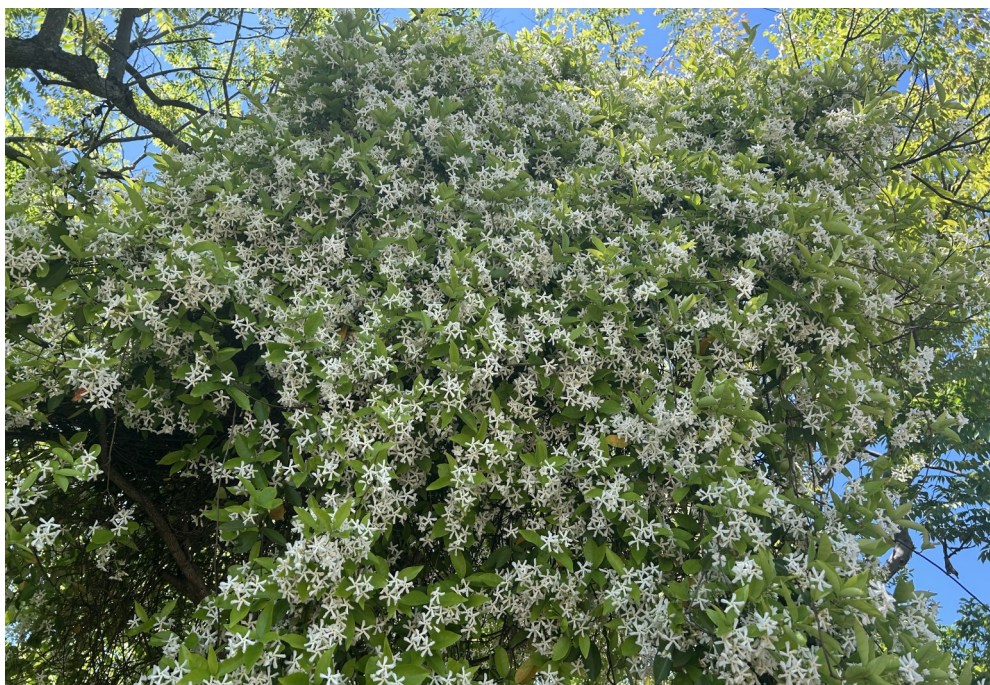
从哪儿冒出来的，仿佛所有舟山人人都涌到了陈家后。他们可爱的模样实在有趣——尤其是同事做的AI图片，空中P上了飞机，洋面上P出了航母，更出彩的还把超人请进了画面。那一刻，我真为他的创意叫好。

今天上班，在茶水间碰到卫生阿姨，她也问我拍过“海陆空”没有，然后絮絮叨叨分享她的打卡经历：“昨天上午我就去了，有经验的人说半个小时飞机就来，结果足足等了三十多分钟，没坚持住就回家了……”回到办公室，同事惊呼“海陆空”出圈的事。有人拿它和东港舵舫“孤独的一棵树”相比，我个人觉得不可相提并论。“孤独的一棵树”之所以被人们称道，主要还是靠油菜花的点缀，受季节影响太大。那种樟树在舟山乃至大陆地区都不少见。而“海陆空”同框毕竟是稀缺资源，不会像一般网红景点那样昙花一现，说不定能成为引爆东港旅游的一枚炸弹。你看新疆的独库公路、大连东港的港东五街，从来没过时，反而成了经典景点。

兴许，只要打造得法、措施得当、引流到位，陈家后那一带还真能成为全国少有的“海陆空”拍摄胜地。这不，村里已经有了行动——挖土机进了现场，开始未雨绸缪起来。

## 夏初络石花

□陈斌 文/摄



还挺养眼的。分布于华东以南、多见于江南沿海湿润地带的络石，有着缠绕茎，贴着树木生长。

它和常见于南方的五彩络石一样，都会开出螺旋状的乳白色花朵。这络石在欧洲也有栽培，不过在温带地区的灌木林，更寻常的是蔓性的扶芳藤。它能在林缘蔓延生息，大概是因为鸟类都知道它的果实可食，会帮它传播种子吧。

我在舟山的山林里邂逅过络石花海，至今难以忘怀。当时我沿着山路从古村落前往著名的茶园，路过了一片老旧的石墙。石墙周围是满目的络石，那壮丽的光景真是让我

叹为观止。灰色的石墙与洁白的花朵形成鲜明的对比，美不胜收。我常在南方见到络石花海，北方却难得一见。欧洲和北美也有不少群生的络石，但那边的品种应该是来自亚洲的引进植物，和中国的络石不太一样。

蔷薇科的委陵菜属也会开白色的花，和络石有几分远看的神似。不过要区分它们可不是难事。只要牢记，络石的花瓣光滑有质感，委陵菜的花瓣则显得单薄。同属夹竹桃科的长春蔓也是开白色的花，形态跟络石有点像，不过它的花朵更小更密集，而且叶片更显纤细，和络石的宽大叶片大不一样，所以才容易区分。

中国的络石属植物多开白花，欧洲却有几个开粉红花的品种。前者常会沿着山坡蔓延生长，远远望去就像一层白纱。开粉红花的络石属植物中，生长在地中海地带的粉红络石可谓艳丽群芳。它的叶子大而圆润，绿得发亮，有点像丝绸。

常有人说：要是不在院子里种点东西，肯定会满地杂草，还是弄成绿篱好了。这么想可就错了——绿篱中间也是会长杂草的，而且给绿篱除杂草可是天大的苦差事。杂草的根会与绿篱的枝条深深交缠，拔除时要一棵一棵地来，费力又费神，比给其他地方除草辛苦多了。

小时候，我住在定海的四合院里面。那时家里后院也有络石。父亲并不热衷园艺，但一旦看到杂草长高了，就搬出剪刀来来回回剪。他平时几乎不运动，这个运动量倒是刚刚好。他还经常让我帮他拔草，当时我最厌恶的就是牛筋草，因为很难拔干净，总会留点根系在土里，没几天又长出来了。马唐也很麻烦，不抽穗的时候和普通杂草没两样，根本没法挑出来拔。

络石也是树木上的常客。它的叶片和普通的灌木叶很像，平时不惹人注意。可一旦开花，就特别显眼。花虽小，却是醒目的白色，仿佛亮晶晶的碎玉。络石的单花寿命并不长，开个三五天便憔悴了，枯得也快，不过因为开成一片，前赴后继，所以总是很迷人。就算在篱笆里发现了，我也舍不得手去拔。花朵凋谢后，会结出细长的蓇葖果，成双挂在藤蔓上。待到果实开裂，带着白色绢毛的种子便随风飘散出去，迅速繁衍出一大片后代来。不出两三年，络石就会“鸠占鹊巢”，用它柔软的茎蔓缠绕整个篱笆，成为篱笆真正的主角。

## 东沙落地桶里的悠悠渔韵

□余峰

磨心山的暮鼓晨钟，鹿栏晴沙的不眠涛声，总使人流连，毫不吝惜自己的笔墨，却鲜有人留意，在东沙镇的老巷深处，藏着一群沉默的“老伙计”——落地桶。它们半埋于地下，杉木构成了它们坚硬的骨骼，海盐承载着它们独有的气质，作为腌制大黄鱼鲞的专属容器，就这样穿越百年的绵长时光，静卧于这片粗砺质朴的土地之上。

初识落地桶，缘于岱山作协在东沙民国书店开展的一次读书分享活动。活动结束后，我并未流连于熟悉的主街，而是拐进一条僻静的小巷，青砖黛瓦间，只见一排古朴的木桶，静静地伫立着，一半深埋于泥土，一半裸露在外，桶口铺着整齐的石板，在漫长岁月的雕琢之下，被咸湿的海风与扑鼻的鱼香温柔地包裹。这些落地桶，是岱山渔业的“活化石”，鼎盛时期，东沙分布众多的渔场上，这样的落地桶随处可见，如今留存的40口，正是渔耕文明最朴素的见证。

落地桶的模样算不上精致，却藏着岱山渔民的生活智慧。它们用坚韧耐用的杉木打

造，直径两三尺，深度近3米，大一点的桶，能装下200担以上的鱼货，储存能力十分可观。将桶的一半埋入地下，使其既能借助地温保持恒定的腌制温度，又能牢牢地稳固桶身，抵御海风的长期侵蚀。桶身上没有绚丽的夺目的纹饰，唯有在海盐与鱼汁的共同浸润下，泡在旧日时光里的深褐色的印痕，每一道古老的纹路，似乎都在诉说本分朴实的渔民与大海共生共存的故事。

落地桶的历史，能追溯到清末民初。那时，岱山的渔业正值鼎盛，每到鱼汛，渔船归航，满舱的大黄鱼来不及鲜售，渔民们便用落地桶腌制咸黄鱼鲞，这门手艺，也是他们世代相传的生存技能。曾经的东沙，每到鱼汛过后，便是落地桶的“主场”。渔民们将新鲜的大黄鱼洗干净，在鱼身划上3刀，均匀地撒上粗盐，一层鱼一层盐，小心翼翼地码进落地桶，再用沉重的石板压住，让鱼汁与盐水慢慢交融，浸入每一寸鱼肉。海盐的咸香与鱼肉的鲜香交织，顺着桶缝缓缓渗出，在悠长的巷子里发酵、弥漫，这是当地渔户们

独有的浓浓烟火气。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东沙水产收购站收集了这些落地桶，继续用于咸黄鱼鲞的腌制。彼时，岱山的咸黄鱼鲞远销江浙沪一带，成为许多人记忆中的美味。后来，随着制冷技术的发展，新鲜鱼货得以长期保存，落地桶才渐渐退出了渔业生产的舞台，有的被废弃，有的被掩埋，唯有这40口，因久埋于地下而得以留存，成为岱山渔业发展史的鲜活见证。

相比于谢洋节的热闹盛大、磨心山的远近闻名，这些落地桶太过沉默，沉默到很少有人留意与着墨。它们没有动人的传说，没有华丽的外表，只是静静地伫立在老巷深处，承载着一段段真实鲜活的渔事记忆，默默见证着这片岛屿的变迁与新生。可正是这份沉默，才更显珍贵——它不张扬，却藏着最本真的渔韵；它不耀眼，却记录着渔民们与大海相依为命的漫漫岁月。

如今，岱山的渔业早已焕发新生，现代化的捕捞船、精细化的水产品加工，让满载的鱼货走向了更广阔的市场，可这些落地

桶，依旧坚守在老巷深处，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。它们不再承担腌制鱼鲞的功能，却成为了当地渔文化的载体，让前来探访的人，能透过这古朴的木桶，感受渔民的生存智慧与真挚情谊。

夕阳西下，余晖洒在落地桶上，给古朴的木桶镀上了一层温暖的金光。绵长的海风掠过老巷，带着淡淡的盐香与鱼香，仿佛在诉说着百年前的渔事佳话。我站在落地桶旁，忽然明白，这座岛的美，从来不止于山海风光与热闹民俗，更在于这些藏在角落的、不被人关注的细节——一口木桶的坚守，一种手艺的传承，一段渔事的记忆，都是最触动人心的文化底色。

这些沉默的落地桶，没有被太多笔墨书写，却见证了岱山的百年渔韵，承载着海岛先民的智慧与热忱。它们是岱山海洋文化中最沉默的注脚，也是最值得被铭记的篇章，唯有读懂它们的故事，才能真正读懂岱山，读懂这片土地上，渔民与大海之间，那段深厚而绵长的情谊。